

點歌簿（節選）

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

〈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詞/李格弟，曲/黃韻玲，收錄於趙傳 1988 年《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專輯。

每一個晚上，在夢的曠野，我是驕傲的巨人

每一個早晨，在浴室鏡子前，卻發現自己活在剃刀邊緣

在鋼筋水泥的叢林裡，在呼來喚去的生涯裡

計算著夢想和現實之間的差距

他看見自己緩步走在灑滿月光的小徑，節奏平穩，起伏有致，跳著什麼小舞步似的，輕盈前行。他抬頭望望月亮，思考什麼是上弦月和下弦月之間的區隔。他停下腳步伸出手指對著月亮比劃，試著以指節模擬出月亮的弧度。有人說月亮是牛奶，被澆灌在漆黑的鐵板上，部分瘦弱的焦粍痕跡透露出白霧霧的橢圓形。都說不能亂指月亮的，夜半會被月亮的鋒銳在耳後畫出一道細細的血痕。他縮回手指蜷握。

他繼續走著，周遭沒有太多的光，可他卻踩出越來越多的光芒。他眼前的一切傾倒歪扭，隨著月亮的流光匯聚成一條充滿逼人眼瞳的溪河，他逆流而上。畫面停格在他最後一個步伐的半空，鞋緣落下的光芒露珠還未擊中發光的溪流。只差這一步，他可以踏上月亮。

面對早晨灰濛的天色，他的浴室鏡子如同他的臉，黯淡而無能越界。他知道那一切只發生在睡眠之中，是有人踏上過月亮了，但這輩子不是他，下輩子也可能沒機會。月亮的距離，不管有幾光年或幾萬光年，那都是睡著時才需要考慮的事。可以只為了某件事而活而努力，真好。他想。對他，生活就是漂浮在紅茶裡的冰淇淋，濕漉漉而奶脂不斷擴散，最後成為一杯難喝的奶茶。他也不明白為什麼將生活扯上紅茶和冰淇淋，這與他現在影印的文書資料沒有一點關係。他只是機械地操作影印機，看著文件被強光掃視過，吐出一疊疊溫熱的報表。可以選擇的話，他或許會想當一份重要的文件。至少它可以被複製，也會被很愛惜地收放在資料夾裡。

月亮又出現了。依然流洩著冉冉而行的月光，似乎將天空與地面連成一條粗壯的樑柱。他順手扛起了一條河掄在肩上，踏入水融融的月河裡，鞋舌沾滿了發光的黏稠物質。他隨手一扔，把先前扛起的河像隻活跳的大魚甩到月河裡。河翻動了幾下，一股暴瀉的流光狂飆進擊沖下地表，差點也把他沖離月河。

醒來之後，他覺得冷，接著發現自己汗水淋漓，床單和被單都溼出了大塊水漬。他疑惑，這些水如何越界抵達彼岸？他想不通。他繼續影印那些爬滿文字的資料，一一裝入資料夾。傳遞過程中，有些被複製，有些被切碎，有些存活了，有些則被遺忘了。午休時間，所有人都出辦公室吃飯了，空盪的冷氣運轉聲颯來幾縷壓得低低的飯盒氣味，他感到反胃。他把自己的臉緊貼在影印機冰冷的掃描壓克力上，摀下按鍵，他逼自己直視啟動的強光。影印機吐出的是一張黝黑而陰暗的表情，扭曲得像他終於成為了一張重要文件的模樣。

這只是個無聊的長夢，他應該會在月光似水的河邊醒來。他只能這樣想。

戀曲 1980

〈戀曲 1980〉：詞曲／羅大佑，收錄於羅大佑 1982 年《之乎也者》專輯。

妳曾經對我說妳永遠愛著我
愛情這東西我明白但永遠是甚麼
姑娘妳別哭泣我倆還在一起
今天的歡樂將是明天永遠的回憶

她離開的時候我正在浴室幹著排泄的事，我隔著門板聽見她輕輕關上鐵門的聲音。很輕巧的那種關法，不帶什麼情緒的關上門。我不知道她還回不回來。從馬桶上掙扎站起來時，整條右腿都麻痺了，手撐在牆上，好一會我才能疏通血脈走出來。

小小的客廳非常安靜，壁癌吸食牆壁骨髓的聲音都可以聽見。眼前的擺設我是極其熟悉的，那堆散落的雜誌書報，桌上零星擺著的馬克杯還積著沒倒掉的冷咖啡、一包沒吃完的洋芋片和電視遙控器。兩人座沙發上丟著懶骨頭，薄被扭在沙發靠背上。這一切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某些事已經不一樣了。

滿室安靜掀起耳朵裡的遙遠記憶，有個聲音說：

「愛情這東西我明白但永遠是甚麼？」

我想既然她都離開了，也不知道回不回來，不如做點甚麼罷。如果要填滿這座小小客廳的寧靜，得找些聲音打發過於擁擠的孤獨。

訪客是個胖女生，圓滾滾的臉在喫完巧克力布朗尼之後，很滿足地告訴我她的故事。她是單眼皮年輕女生，笑的時候眼睛會眯成一條粗線。她說她原本很瘦並且有個男朋友住在巴黎，曾經有次她遠赴巴黎飛越很多海洋和大陸去找他。她抵達巴黎戴高樂機場時沒看見他，一句法語也不會的她焦急地哭了出來，有個同班機的台灣留學生看見她哭，就過去安慰她，並帶著她去巴黎蒙馬特區找她男友。找到他的公寓竟然發現鑰匙詭異地插在鎖孔上，本想一進門就質問他怎麼沒來接機，卻看見他和一個男人在一起，兩人赤條條地，那個白晰的洋人正張開嘴對著她男友的雞巴。她嚇壞了。驚嚇她的部分是她從來沒見過男人的雞巴，而她男友的雞巴看起來好紫好脹，有種醜陋的兇惡感。

「那個洋人真的要把那根東西含進去呢！」她不斷重覆強調這一句。帶她一

起去的台灣留學生趕緊關上門帶她離開。她那時一直哭一直哭，一路哭回台灣留學生的住處還止不住眼淚。哭累了她睡，夜半醒來她決定把原先要獻給男友的處女膜弄破。她把台灣留學生叫起來，要他幫忙破處。這個台灣留學生是同性戀，一點也不喜歡女生，勉勉強強地搞得她哇哇痛叫。隔天她就飛回來。

「然後呢？」我問。胖女生說她原本不胖喔可是回來之後提不起精神工作，只好每天吃吃吃，等到有天她站上體重計，才赫然發現自己已經不是原來的模樣。她非常焦慮，每天都在和意志力並肩作戰對抗萬惡體重，儘管她時常遺棄意志力自己偷吃。總而言之，來我這裡說這則故事為的是免費提供的午茶餐點。等她說完，也喝得茶杯見底，我送她出門，並感謝她分享故事給我。重新坐回空下的座位，對著空曠的餐盤茶杯，我想她的故事和我的故事其中應該有什麼共通啟示或意義才對。不久我聽見門鈴聲，胖女生折回來說是有東西忘了。

胖女生進來後，又坐在剛才的位置，有點氣喘吁吁。我倒了杯水給她，問她還想不想吃點什麼？「可以嗎？」我說當然。胖女生接著清掃家裡僅存的零食，兩包洋芋片（包括那包沒吃完的）和一盒花生夾心餅。她啃食洋芋片和花生夾心餅時，我依然思索著她和我的故事。當她吃完時，她問：「要做愛嗎？」我說：「我出去買點吃的。」

領悟

〈領悟〉：詞曲／李宗盛，收錄於辛曉琪 1994 年《領悟》專輯。

我以為我會哭
但是我沒有
我只是怔怔望著你的腳步
給你我最後的祝福

見她之前，我把左手無名指上的戒指取下塞進牛仔褲口袋。如果讓老婆看見我這舉動，不被她用聖經把我打成基督徒才怪。但怎麼說呢，偶爾出現那種「媽的我就是想牽著十八歲女生的溫柔小手」的念頭，對一個三十三歲的男人來說也是很正常的事吧。所以我打算小小地屈從這一稍縱即逝的念頭。年紀這種東西就是數字越大，可能性越小。如果加上已婚，關在條條框框裡的東西可就更多，到最後只能很無奈地數數自己手上擁有的自由只剩下拇指和食指圈起來那麼小。

所以我跟老婆謊稱去上家教課了。其實是跟家教那個十八小女生到淡水老街晃蕩。好像是在買巨無霸霜淇淋的時候吧，小女生挽著我的右手，我很自然地繼續和她說笑，只是腦子裡開始浮現一些春色瀲灩的激動畫面。我甚至可以看見那個房間裡昏黃的燈光還聞到一絲廉價的浴巾消毒水味道。

昏黃燈光和消毒水味道馬上被一道熟悉的身影劃破。迎面走來的是老婆。我只有呆呆地望著，連逃走的意念都沒有，她就距離我五十公分開外。

「跟女朋友一起來？」她眯著眼打量身邊挽著我的小女生。

「呃，是……」不用說我是吞吞吐吐的。

「好青春的感覺呢！」她的聲音上揚，一時分辨不出是譏諷還是羨慕。

「這位是？」我問她。

「喔，他是我男友。Richard，這就是我跟你提過的 Jeffery。Jeffery，這是 Richard。」她很熱心地引見我們兩個互相認識。我和 Richard 彼此握了手。Richard 看起來不卑不亢也不苟言笑，只是很順從地輕輕握了手，露出保險業務員般職業且不帶感情的微笑。老婆（沒錯，我很肯定那就是每天晚上睡我枕邊捲走我被子的女人）微笑對我們揮手說他們繼續往另一個方向逛了，祝我們玩得愉快。

「她真是漂亮。氣質好，整個人感覺很知性。」小女生過一會對我說。

「是嗎？妳這麼覺得？」廢話，妳可不知道她私底下的邋遢。

小女生點點頭說了一句類似我以後長大也要像她那樣的可怕的話。我沒聽清

楚也不想聽清楚。回去途中，小女生跟我說她告訴她爸媽今天是跟同學去淡水玩，晚上要去唱歌會晚一點回去。

「妳想去哪？」

「都可以。」

「『都可以』三個字在大人的世界是很可怕的。」

「十八歲就算大人了吧！」傻孩子。這哪叫『大人』。

不用說我當然把她帶進賓館裡，實踐我下午腦中呈現的畫面。我把燈光調得昏暗，她在浴室裡洗澡，我抓起床邊的潔白浴巾想像著不知多少男男女女的軀體給這條浴巾擦拭過了。雖然消毒殺菌過，不免讓我懷疑清潔工怎麼把上頭淋漓的體液給清洗乾淨。搞不好只是隨便洗洗，噴上點消毒水而已。還在思考這個無聊問題時，小女生出浴了，很三級片地只圍著潔白的大浴巾底下什麼也沒有穿。我居然奇異地聞見一種果香，像是什麼鮮摘水果的青澀氣息。我伸手將她身上的浴巾解下，她雪白肌膚覆蓋的身軀沒有遮掩地裸裎在我眼前。我要她站著別動，接著將手伸向她慢慢逼近她的乳尖。我甚至可以感覺到她很緊張又興奮，她的乳頭勃起，緊縮出一點一點的皺褶。我定格停止。

後來我奪門逃出，急急在櫃臺付了錢。

回到家老婆已經睡了。我不想吵醒她。在她身旁躺下後，我思考著要不要跟她討論 Richard 或小女生，模模糊糊地睡著了。

舊愛還是最美

〈舊愛還是最美〉：詞／姚若龍，曲／陳子鴻，收錄於蘇永康 1998 年《So Nice》專輯。

舊愛還是最美
美的東西往往太早枯萎
後悔時的淚水
又特別讓人覺得無力疲憊

於是夜半醒來，我點了一根煙，獨自在書房看著煙霧慢慢上昇被桌旁的檯燈照射吸收，宛如一杯熱咖啡。老婆還在睡。而我在想著：下午在淡水遇見她和另一個男人手牽手是什麼意思？她走過來跟我打招呼，也跟我身邊的小女生說了幾句。她把我和那個男人互相引見。一個叫什麼 Richard 的男子。

幫自己的丈夫和情人互相介紹？她是什麼意思？——儘管我從來不在意什麼戴綠帽的事，怎麼說這種舉動也太怪異了。我撥了電話給小女生，直接轉語音信箱。可能是睡了。可能是故意關機不接我電話。她生氣也是正常。畢竟她把自己弄得像件貢品，連包裝紙都替我拆掉了，我就在手指要接觸到她的肌膚前一秒定格、快速縮回，然後拔腿狂奔出房間。把她像件廢棄物那樣丟置在那個昏暗的房間裡。她肯定很恨我，但也許更加困惑。其實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要逃開，還以這種難堪的方式離去。

我感到非常疲倦。那是我離開賓館後馬上決定回家的第一個感覺。真的是疲倦得不得了。回到家時老婆已經睡了。我不想吵醒她。我倒了杯水走到床前，凝視著她熟睡的臉頰，傾聽她均勻的鼻息。我喝了幾口水，濕潤乾澀的喉頭，想著要是我突然把她殺了，她可能沒有感覺到一點死亡逼近的恐懼就死去了。死得莫名其妙。要是沒睜開眼，還可能是誰殺了她都不曉得。我把臉湊近她的額前，可以清楚看見她鼻尖的細小黑頭粉刺，真的睡得很熟很熟。

「我不想認識什麼 Richard。」我以極細極細的聲音說了這句話。她沒有任何反應。接著我在她面前放了一個悶屁，她也沒有任何反應。我在她身旁躺下，想著下午在淡水的事，模糊地睡去。之後我醒來，才睡不過兩小時。繼續在書房點起第二根煙時，我想事情非常清楚：我搞上自己的家教學生，而她搞上一個叫 Richard 的男人。我們好死不死在淡水撞見——到目前為止都很正常，但我原本預期的情節應該是她以銳利的眼神盯住我，給我一巴掌什麼的。可是她卻走過來直如好久不見的老友那樣打招呼，還順便稱讚了我身邊的小女生很青春。最後把

我跟 Richard 介紹給對方。怎麼想到最後這裡都覺得荒謬。她會不會太大刺刺、毫不遮掩？似乎連一點點身為人妻的自覺都沒有。而我連個前男友的樣子都談不上。好像就是長久以來認識的不熟同學因為無意碰見不得不打個招呼。

我感到非常非常疲倦。已經點完一包煙了，我還鬼打牆似的想著這些。我聽見隔壁的房間傳來起身的聲音。再來是腳步聲沒入另一頭，響起水流嘩啦啦，之後是吱吱嚓嚓的刷牙聲。水還在流，煙還在燒，煙灰缸上躺滿煙屍餘燼，她在那邊快盥洗完畢了。我決定走過去和她談談。

「我們談一下？」她臉對著廁所鏡子，正在洗臉。

「談什麼？」她頭也不轉地繼續對著鏡子搓洗臉頰。

「嗯……妳要吃什麼？我出門買。」

「神經！照舊吧。」她低頭潑洗臉上的洗面露。

於是我去買了一份她的早餐，小杯熱奶茶和火腿蛋土司不加小黃瓜絲。

去他的 Richard。

至少我很確定她習慣吃什麼早餐就好。

這樣就好。

儘管我非常疲倦了。

明天會更好

〈明天會更好〉：詞／羅大佑、張大春、許乃勝、李壽全、邱復生、張艾嘉、詹宏志，曲／羅大佑，收錄於 60 餘位歌手合唱 1985 年《明天會更好》單曲。

唱出你的熱情 伸出你的雙手
讓我擁抱著你的夢 讓我擁有你真心的面孔
讓我們的笑容 充滿青春的驕傲
讓我們期待明天會更好

時間這回事就像冰塊，赫然發現時早就融得無聲無息，心裡往往不免暗暗一驚。接到轉寄來的老歌懷念集廣告，他重聽了這首歌。以前沒注意過，作詞人之中竟然也有日後相當知名的小說家和趨勢專家。而其中幾個合唱名單上的歌者，老早就躺進記憶的鐵盒子，堆在看不見的角落裡吃滿灰塵。二十多年來，這批人改變可真大。他想。有人僥倖第一次參選就選上立法委員、有人早從所謂的玉女歌星退役下來成為光華褪盡的富商之妻、性格民歌手剛結束了數年的牢獄生活、歌聲雄渾的女歌手成了麵包店老闆娘，而那個整首歌第一個出聲的女歌手，彼時當然也不知道日後會一直被追問關於前夫某華人大導猝逝的感受……他們大約都沒想過，二十多年後的島上會因為某場想都沒想過的浩大選舉，把他們又糾集在一起。只是所有人都得面臨選邊站的窘境了……天，他突然想到，就連宣布解嚴也都是兩年後的事。

他真想寫一封信給這七十多個詞曲演唱參與者，問他們一句：「明天依然會更好嗎？」他相信，可能十之八九都會回說：「怎麼可能！」激烈一點可能會說：「去你的明天！」他覺得，這一定是年紀的緣故。這一批人至今多半都已經四五十歲開外了，過了人生折返點的餘生正在推向終點，更可能忽然就霎然終止，談什麼明天？就像他現在的軀體，逐漸凝凍的神經知覺慢慢擴散漫漶到全身每一吋肌膚，明天的天空只會離他更遙遠而且更灰暗了。他畢竟只能困在一張小小的氣墊床升升降降，遙遙望著空中花園外遠處的景象。他有多久沒赤腳貼著泥巴地，迎面吹拂充滿鹹味的海風？他的人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天花板，這些介入他視野的單調天花板日日阻擋在他與天空之間。

而他是不屬於明天的。當他躺在這裡的那一刻起，所有的追問都在指向昨天和許多個沒有察覺的過去時分。他始終不明白，是在哪個靜默的時刻，他的身體內裡產生了緩慢到無法警覺的漸變，把他整個人慢慢像扭擰束緊的濕毛巾，一口氣搾走大部分精力，就連最後幾滴都要驅逐出去。等他意識到時，他整個人早已

是條充滿水氣等待風乾的毛巾了。他知道終有一天，他會完全風乾，成為一張擺晃在空氣裡，皺皺的乾毛巾。所以他痛恨明天。

對一個只擁有昨天的人來說，痛恨明天是極其正常的事。問題是，如果他能沉溺在昨天，他會好過些。問題的問題是，他是個連昨天也不太豐富的人。當年他二十啷噹，根本對那首大合唱了無興趣——那說的不盡是廢話嗎？誰都知道明天會更好，而且如果明天都屬於他的更是好。完全沒想過現在這種被明天拒斥在外的景況，竟然會發生在他自己身上。

義工走進房間，隨口跟他打上招呼，接著上前扭開電視機。螢幕上正在播放大選開票實況。他隱約聽見義工們彼此啐罵玩笑的聲音，明明就坐在他身旁卻感覺是遙遠傳來的回聲。他最後連表決千萬分之一的明天的權利都失去了。他想。

神秘嘉賓

〈神秘嘉賓〉：詞／陳信延，曲／鄭楠，收錄於林宥嘉 2008 年《神秘嘉賓》專輯。

全場觀眾都離席
剩下我還在原地尋覓
耳邊聽著謝幕的歌曲
走不出去

後來她還是決定聯絡 QPFCT。整座城市都在慶祝寂寞節的到來，每一家商店都打著寂寞之夜的促銷活動，好像擁擠的活動可以把寂寞推得更遼遠清寂些。這天走路到唱片行，匆匆忙忙只是想拿著剛到手的新專輯給什麼朋友看看，分享無處宣洩的喜悅感。喜悅感在前一秒鐘消失，她想起寂寞節人人都是一個人也必須一個人。她記得問過 QPFCT，為什麼要有寂寞節？QPFCT 告訴她，城市已經被填塞得太滿，總要有一天是有點距離地生活吧。QPFCT 總是可以對所有事情作出解釋，她也持續相信他所有的說明。她實在太依賴他了，彷彿 QPFCT 是她對這個世界的使用說明書，只要依照頁碼索驥，所有疑惑的事項就可以獲得解說。那次她到訪 QPFCT 的房間，看見裝著滿滿書本的書架緊貼在三面牆壁，她本來就知道 QPFCT 是個愛書人，藏書數千，但親眼見到還是不免暈眩耳鳴，對她來說這簡直像是同時有幾千個人在說話吵架，而她一向拙於應付這樣的狀態。那一整個下午，她本來和 QPFCT 要一起出門看場電影的，卻因為她月經般的惡痛欲嘔，只能戰慄地躺在被書本圍繞的巧拼地板上。QPFCT 在一邊並不說話，只是默默翻著架上的書，一本接一本，像在尋找什麼忘記夾在哪本書中的私房錢，一本接著一本。她忖想，QPFCT 廣博的文學知識就是這麼累積來的嗎？昏昏沉沉地度過整個下午，傍晚時分 QPFCT 帶她出外覓食，說也奇怪，一出裝滿書的房間，她就覺得越來越好了。飯後還有活力逼 QPFCT 陪她去看晚場電影。QPFCT 是很容易認真的人，尤其是專注在一件事情時，他會像缺條魂魄似的不怎麼理人。她覺得電影很無聊，看見鄰座的 QPFCT 那麼專心盯著銀幕，又更無聊了。一個畫面突然跳到她的眼前：為什麼 QPFCT 的房間裡沒有衛生紙？她仔細搜索腦中僅存的房間景象，始終沒發現任何一張衛生紙的跡象。她越想越好奇，輕輕拉著 QPFCT 的衣角，在他耳邊細聲問：「你房間怎麼沒衛生紙？」QPFCT 沒回應。她再問了一次，QPFCT 依然靜默。QPFCT 的靜默也傳染到她這裡來了。不是指真的不說話，是腦子裡本來有的獨白也沒有了。她挪挪身子，小心弓著身還是留下銀幕上小小起伏的黑影山丘，安靜地走出戲院。她知道 QPFCT 並不會發現她不在了。她沒再去找他，直到這一天，寂寞節來了，她更沒理由找他了。一個人聽歌時，一個念頭像鉛筆那樣被削開了。不知為什麼，她竟然覺得自己最愛的人就是 QPFCT。她感到非常害怕，怕 QPFCT 不再喜歡自己，更怕自己竟然

比想像中的還喜歡他。這樣的情緒轉移到寂寞節上，當她醒悟到連這種私密感受都必須被大肆慶祝時，喧擾的寂寞就被促銷得更廉價了，像是在說她對 QPFCT 的愛意只是這些廉價寂寞造出來的。午夜一到，寂寞節一過，她想聯絡 QPFCT，訴說自己這些日子以來對他猛烈增長的情愫。QPFCT 始終沒接起電話，只有不斷轉到他語音信箱：「這裡是 TCFPQ，現在不方便接電話，請留言，我會盡快與你聯絡。」連 QPFCT 也沒有了，她感覺她的寂寞節會繼續延長下去。